

線上學習帶來了什麼？

最近兩周，開了不少的會，都是線上，香港、內地的、國際的。驚奇地發現，有些情形幾乎是各地共同的。這裡嘗試概括一下：

一、停課，或曰封校（school closure），都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，不由分說、突如而來。

二、不約而同，都馬上轉到以線上教學代替課堂教學，也就是“停課不停學”。有些地方，政策上原來毫無打算，被逼上樑山；有些地方，原來準備慢條斯理、循序漸進，疫情變成了催化劑；有些地方，原來以為教育科技的應用，自己頗為先進，同樣感到措手不及。

三、對於線上學習（e-learning），雖然全球各地平時的準備程度很參差——無論是硬件配備還是教師能力——但是都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，往往是一兩個星期，甚至更短，教師就可以上馬；有些則甚至是邊做邊學。教師的適應與能力與學習速度是驚人的，到處如是。

四、學生學習模式的轉移，變成“在家學習”，馬上暴露出家庭狀況的參差。這裡面，有家庭經濟狀況、硬件設施、父母工作性質、家長的承擔、家庭的和諧、等等的差異，都不是教師可以預料或者解決的。這就顯示了現代學校制度的一個特點：通過學校的劃一安排，營造了一個“平等”的學習景象。選擇，這種依賴學校的“平等”泡沫，一下被戳破。

各出奇謀 創意大爆發

五、由於沒有預設的程式，老師各出奇謀、各顯神通，於是出現了百花齊放的教師創意大爆發。許多機構打算做一點調查與統計，發覺極為困難，因為新生出來的種種創新，實在是太多太多，來不及收集、歸納。

六、各地都有愈來愈明顯的聲音，質疑平時習以為常的學校教育的內容、模式、方法、考評。在沒有辦法完全追趕進度的情形下，開始出現突破正規課程規定的學習。

七、許多地方都出現一種意料之外的現象：平常不大活躍，甚至不高興參與的學生，在線上卻活躍和主動起來。也有不少地方反映，平常不算突出的教師，在設計和安排線上學習的過程中，卻可以非常活躍，成為出色的策劃和領先人物。

八、各地都出現的，教師普遍覺得與學生的距離拉近了。雖然只在線上見面，但是小組的互動，個別的交談，都使他們更加了解學生。不少教師也會聽到學生對他們辛勤的讚賞與感恩，教師自己也很感動。他們眼中的學生，不一樣了。

上面的這些，是從不少的線上會議、溝通得來。並非筆者以香港為原型的推論，但卻也的確與香港出現的情形非常接近，彷彿就在講香港。這種全球性的現象，對我們香港可以有什麼啓示？

第一、疫情氾濫之前，線上學習，或者更廣義稱為 e-learning，大家都不能說不重視，但是覺得是比較遙遠的事，教師還要慢慢準備；全球如此。有些比較進取的政府，準備 5-10 年去培訓教師作“線上教學”。現在證明，關鍵不在培訓；或者說，培訓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的。剛聽到的消息，香港職業訓練局，在停課後 3 天之內，培訓了 1,700 多位教師。很多中小學，根本就不感到有培訓這回事，就已經進入操作了。說明，與其他學習一樣，是邊做邊學（Learning by Doing）。

出其不意 教師上手快

周前同事陸慧英教授發布的研究報告，就透露在 PISA 國際比較，香港的學生成績是上上，學校的數碼設備、教師可用的數碼平台，都是中上，但是教師能夠運用數碼手段融入教學的準備，卻是 70 多個國家中的倒數第 11 位。那

也不奇怪：環顧在疫情出現之前，教師除了普遍使用 ppt 算是科技之外，甚少要學生在網上作業；甚至使用電腦的機會也不太多。最突出的是，學生甚少用電腦輸入中文這個主要語言。香港的師生使用科技，可以說是非常普遍，他們使用手機，出神入化，絕對不是科技盲。但是科技進入教學領域，卻甚為落後。

現在，停課以後，教師掌握數碼教學，應該已是不在話下，而且發展潛能甚大。學生運用電腦、上網，應該也不再會有技術障礙。問題是：這種新的學習形態，是完全作為權宜之計，曇花一現？還是成為學生學習和教學活動新的一面，補充和豐富我們的教學形態？假如是前者，也就是速速“打回原形”，那也許是浪費了近 4 個月來教育界辛勤耕耘開闢出來的新天地。

第二、假如如此，家庭之間的“數碼鴻溝”（Digital Divide），必須全社會著力去解決。上述的 PISA 研究，學生使用電腦的機會，香港屬於國際水平之下。這次停課初期，這種“鴻溝”就非常突出。雖然有“關愛基金”一直以來的補助，但是實際情況，並非一家一部電腦就能解決問題。各方慷慨捐贈電腦之後，網絡覆蓋就變成主要問題。慈善機構捐贈的鉅量 SIM 卡，雖然能夠止渴於一時，卻難顧長貧。

線上線下 教學新常態

最近聽到華東師大袁振國教授說：“誰也沒有預料到，在中國廣闊幅員城鄉的（近 25 萬所）學校，可以在轉眼之間，實現線上教學。”（大意）可見，全球瞬間進入新常態，提升學生的數碼素養（Digital Literacy）馬上成為燃眉之急。線上學習勢必成為學生生活一個重要環節，全社會有責任讓每一名學生享有同樣的學習機會，就要保證每一名學生擁有自己的電腦、能夠在家上網。這是新時代的教育機會公平，再也不是 20 世紀僅僅在於“入學”的低標準。

也可以有相反的想法，美國有一個城市，市長宣布，每一個學區，要是不能保證每一名學生都有電腦，就不准進入數碼教學。筆者聽到，一時愣住了，難以思議。想起了中國話：削足就履。香港要不要這樣做？

第三、線上學習、數碼教學，卻又不可能成為學生學習生活的全部。筆者估計，疫情之後，學校生活將會分為三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，經過新嘗試的線上學習。線上，並不等於要“在家”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在實施逐步復課的過程中，給學生 4 種選擇：教室面授、聽課提升（在另外教室視像聽課、自由活動）（圖）、在校（大堂）自修、在家自修。不只全校混合學習（Blended Learning），學生可以選擇學習模式。

線上學習，其實不是一種方式，而是引發了許多可能性，突破了一些傳統的教學理念。筆者在一個會議上，提出下面的對比：

- 傳統習慣：教為主，講究的是 -- 知識、成績、規範、終點、充塞、標靶、共性、考評
- 線上啓示：學為主，著重的是 -- 能力、經歷、釋放、起點、留白、綜合、個性、觀察

第二部分，傳統教學。原來的課程，面對的考試、升學，是揮之不去的，也不是教育內部可以改變的。一些基本的知識、技能，也一定還會有一定的標準，一定的劃一安排。不過，上述線上學習的啓示，應該可以慢慢滲透到傳統的學習領域裡面。

第三部分，群體生活。這包括體育運動、課外活動、學生組織、科學實驗、校外體驗、海外交換、服務弱勢、靈性修養、… 還有許許多多不明文的師生交往、同學相處、等等。許多教師說，平時理所當然、不加注意，現在才感到非常珍惜。疫情過後，有心的學校也許會加強這些方面。事實上，筆者最近參加的討論，不論國內國外，都說要加深注意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（社交與情緒學習），而此類學習，不是靠課程，而是靠實際參與群體活動。這類學習，現在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